



感谢《天津日报》副刊部编辑约我写写天津的桥，让我回想起十八年前，我们曾编撰过一本画册《天津的桥》。那是2008年，天津要召开一次全国桥梁大会，各地桥梁专家齐聚津门进行学术交流。市建委的同志委托我提前创作一部兼有历史文化纪念价值与学术资料参考价值的礼品书，赠予来津的客人人们。

在编撰《天津的桥》之前，身为天津人的我还不曾知晓天津是全国桥梁最多的城市。随着对市内河流与桥梁的一次拍摄，我庆幸有了一次长知识、长见识的实践机会。

世界上的水城，或依海，或傍河，像天津这样濒临渤海、九河汇聚，史上还曾湖泊淀密布的“众水之城”，实属罕见。众水所钟之地，河多，桥自然也多。人们或许未曾想到，偌大个天津城，竟然起源于一座浮桥！

据说，1399年，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初次取道不顺兵败北归，又于1402年取道沽河（今海河）时，命先头部队抬搭浮桥，大军渡河奇袭成功，一举南下攻占南京夺取帝位。后明成祖于永乐二年（1404年）12月23日，颁旨设筑城，命名“天津”，亦为“天子渡口”的由来。

桥，是一个吉祥的文化符号，蕴含多种寓意，代表着美德善行、与人方便、助人为乐。自古以来，修桥铺路就是全人类共赞的慈善功德。桥同时也代表着跨越阻隔，路途顺畅，一路平安，四通八达，哪怕千山万水，总有飞虹巧架。桥更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惠往来，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携手共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就连天上的天津（中国古代对银河的别称之一）不也有大群的喜鹊用翅膀搭起鹊桥，成全牛郎与织女的爱情佳约吗？

我们编撰《天津的桥》，立意就是将“桥都天津”的美好形象展示给世人。可以说，画册荟萃了截至2007年年底桥梁的精美图片，征集了摄影大师江江、陈国兴及摄影爱好者的新桥作品，也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品相清晰的老桥照片和史料。画册分为十大类别：开启式铁桥五座、海河桥十六座、建设中的桥（如今早已建成）七座、市区河流桥九座、立体交叉桥二十一座、景观桥（包括公园内）五十多座、人行天桥二十五座、闸桥六座、山野（郊县）的桥十七座、消逝的桥（含浮桥和渡口）四十多座。其中，墙子河仅从海光寺以东，就消逝了近二十座桥。

因为约请了相关专家参与画册的编撰工作，他们为每座桥写了专业技术方面的说明文，我们只负责艺术画面的创作，做到图文并茂就行了。听说在那次全国桥梁大会上，《天津的桥》画册广受好评，许多来津的外地专家都说：“出席会议的最大收获，是得到这本资料丰富的画册。”

听到这个评语，我觉得没白下功夫。当初征集的摄影作品，只限于名桥、大桥，“群众演员”——众多小桥得靠编辑团队去实地拍摄，为此，我们走遍了市区的各条河流及公园。

为了拍好狮子林桥上的小狮子，拍摄者得赶上有朝霞的好天气，我们曾三次于凌晨四五点钟去“赶光线”，直到遇上好天儿拍出身披霞光的狮子林桥。画册中，狮子林桥用了横开两页篇幅，以波光粼粼的海河水纹作为衬景，上端和下端坐满了精选出来的姿态各异、憨态可掬的小狮子，还有坐在桥头的汉白玉大狮子。

画册若想做到图片清晰，不能采用别的画册上的“二次印刷”，必须得是原始照片。因此，众多的桥都得组织人力去拍摄，好在是市里的文化项目，各相关部门都大力支持。航道管理处还派出小船，带着我们几乎驶遍了市内“二河”等：津河、卫津河、月牙河、四化河、仁爱河等。

那些河上都有许多漂亮的桥，卫津河

流经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所名校，一路向南流淌，河床越来越宽，而一道道桥梁造型别致，两岸茂密林木掩映着居民楼群，颇有当年北方泽国之遗韵。

昔日天津的桥独领风骚，不仅车水马龙，还能做到千帆竞过，海轮畅行，这就是海河桥中的王牌军——开启式大铁桥了。20世纪之初，天津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内河槽船和海运轮船往来如梭、水运繁忙。内河槽船的帆桅很高，海轮不如船体巨大，还有高耸的烟囱。几百年来，水运枢纽都位于市区河段上游的三岔河口一带。随着城市近代化的脚步，国际海运贸易朝着中下游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海河两岸陆上交通需要增建大桥，但是南来北往的船只又怎么穿过桥下呢？于是，开启式铁桥应运而生。

为了兼顾水陆交通，海河上陆续架起了五座开启式钢桥，开启的方式各显其能，有的桥身可以立起，有的平转，有的抬升，机动灵活，随心所欲。合上时，桥上人车通行，开启时，河中舟船竞发，开开合合，水陆两便。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撰撰文《天津的开合桥》，称赞“开合桥是天津的‘特产’”，“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

依照建成时间为序，五座开合桥分别是：金华桥，早在1888年，南运河上就出现了双叶立转开启式铁桥，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监造，他是一位在天津、唐山备受尊敬的老居民。1917年，因南运河裁弯取直，这座桥迁至如今的北大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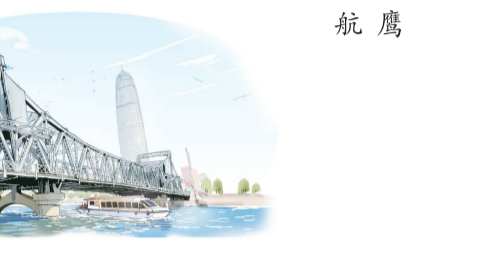
1904年建成的老龙头铁桥，因天津火车站原称“老龙头”车站而得名，采用平转式开启。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后，法国为使其租界交通便利，要求清政府出资修建，后因桥面狭窄、车辆

拥堵而拆除。如今天津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解放桥，原名万国桥。1923年，选在老龙头铁桥旁边开工，1927年10月建成，耗资190万两白银，乃海河上造价最高的一座双叶立转式开启跨桥梁。金汤桥的前身为盐关浮桥，乃海河桥梁的“鼻祖”，始建于1730年，俗称东浮桥。1906年，清政府将浮桥改建为三跨径式钢桥，大跨固定，两短跨可以开启，为国内仅存的平转式开启钢桥。金汤桥有着极为重要的纪念意义。1949年1月15日，平津战役中，从东西两侧攻入天津的解放军在金汤桥胜利会师。继1404年“天子渡口”之后，天津城市的命运又一次和桥梁联系在一起。

2003年，市政府对锈蚀严重的金汤桥重修，恢复开启功能。此处并非交通干线，在海河西岸搭建观光平台和过街天桥，东端连接登桥

## 长虹金带束天腰

——漫谈天津的桥



楼梯，采用钢化玻璃铺装台阶。这么一来，老桥成为观光步行桥，夜幕下灯光璀璨，每逢节假日还喷泉列阵，百年老桥变得晶莹剔透，宛若童话仙境。

记得十几年前的妈祖文化节，热爱妈祖文化的民众于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那天，簇拥着妈祖神像出了天后宫，登上彩船举办水上“皇会”，一路向东驶去。金汤桥为妈祖娘娘乘坐的宝船隆重开启，妈祖娘娘巡游海河保一方平安后回銮，铮铮钢桥开启送驾。那场妈祖圣诞庆典，堪称天津一大盛景。

金钢桥，始建于1903年，改建于1924年，中跨为双叶立转式开启，用电力吊成八字形，河床畅通行船。1996年，因桥梁严重锈蚀，拆除重建时，放弃了开启功能改成固定桥身。或许因为我太热爱这些“老爷桥”了，始终为金钢桥不能再开启而感到遗憾。

如今海河流经市区的河段，已失去了船舶运输的功能，但这么多座曾经代表着天津昔日辉煌的开启式桥梁，绝不应只限于成为“水上博物馆”，后人定能开发其文化旅游新功能。



海河上的桥，构成了天津独特亮丽的城市风景线，不仅老桥在我国桥梁建造史上占有极独特的地位，姿态各异的新桥，也以质量与数量位于全国前列。至我们编撰出版画册的2007年年底，市区至塘沽的海河河段，拥有桥梁十四座，另有七座桥梁正在筑造或整修。如今，十八年的光阴过去了，海河之桥早已又是一番新面貌了。

进步桥，位于进步道与通南路之间，其形状令人联想到天津在全国率先通车的“和谐号”，且距火车站很近，我们特意在画页下方“开出”长列“和谐号”，并以七节车窗镶入进步桥，颇显巧思。

华丽的北安桥有些委屈，因与巴黎塞纳河某桥相似而受人诟病。其实，那些人对这两座桥都没细瞧。我有幸近距离端详过这两座桥，“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桥梁也不过几种模式，虽说北安桥采用了桥头堡，但上面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通达东南西北，是咱老祖先的传承。桥两侧站立的是也宽袍大袖演奏中国乐器的少女，已经做到“西桥东用”了呀！

大沽桥，连接大沽北路与五经路，其审美特点是由两个不对称的拱圈牵引。面向东方的大拱圈象征初升的朝阳，面向西方的小拱圈象征月亮，故俗称：日月桥。此桥因其不对称与精巧的力学结构，屡获国内外大奖。也正是大沽桥陪伴在著名的解放桥身旁，方能显出新锐不让“老贵族”的气势。

解放桥的下游即是金汇桥了，它的特色乃“独塔单索面疏索斜拉桥”。西岸桥头耸立一座风帆形主塔，倾躺75°，远远望去恰如万里

扬帆。再顺流而下到了金阜桥，位于蚌埠道与十三经路之间。此桥的过人之处，在于轻型非对称结构，空灵剔透，简洁朴实。它还有个个性化贴心之处，主桥行驶车辆，两侧设有人行桥，通往海河带状公园，在方便市民通行上那是没说的了。直沽桥，原名奉化桥。若沿袭“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城市发展史话，则可独占鳌头。它不仅在 upstream 一侧设有人行桥，下游一侧还有景观步道，深受两岸居民和摄影爱好者的欢迎。

早年，天津人人皆知的刘庄浮桥，改建为市区第一座“独塔扇形双掌面钢索斜拉桥”了。这一专业术语我看不懂，只看看上去省工又省料，两侧也没有人行道，朴素又亲民。

光华桥，原名四新桥，也是由浮桥脱胎换骨而来。桥帮形状非常奇特，竟然酷似银色的巨轮船舷，两端岸边还有“上船式”的旋转式“海员登梯”，

独出心裁，令人眼前一亮。再往下游走，就是跨河桥直接连着立交桥的海津大桥了，其实是这座桥的四条引桥伸向四面八方。若从地面上望去，觉得此桥相貌平平，俯瞰拍摄才能看全它那恢宏的气势。

随着海河入口的临近，水流越来越宽，就到了总长达到2838米的滨海大桥了，从这儿到那头儿得走两三公里。桥的主塔高达140米，相当于四十多层楼高。在这河流桥梁中，算得上是巨人了。

过了滨海大桥，还有海门大桥，过了海门大桥，还有海河大桥……九河下梢，九九归一，滔滔海河流水扑进大海怀抱时，三道巨桥好似凯旋门，宛若七彩牌楼，犹如越来越宽，越来越长的龙门，大海母亲拥抱远道回归的游子……

这还只是简略介绍了白日里海河上的桥，尚未描述海河夜晚的美景。夜晚，桥梁竞相披上彩灯，勾勒出自己美丽的轮廓，绚丽璀璨，如梦如幻。无风时，河中倒映彩虹之桥的“镜像”，微风吹皱水面，摇碎满河光影。因天津乃古时银河的别称，天上的银河只有银色，地上的天津，却令人疑是彩河落九天了。

细心的读者朋友会发现，还有两座桥没有说到，那是因我和它们另有值得一提的缘分。当年主管海河开发的部门，简称“海河办”，好像还有一个“地名办”。他们召集相关专家学者开会，专门给新建的桥梁起名字。有一次，会议主题是为大悲禅院附近的那座桥起名字。我的发言和填写的表格，都建议起名叫“永乐桥”。理由一则史传燕王朱棣大军从这里搭搭浮桥南征成功，天津建城于永乐二年，明成祖最大的贡献是命人编纂《永乐大典》，起名“永乐桥”，文化气息浓郁；二则

这里邻近大悲禅院，“永乐”会让人联想到佛家净土“极乐世界”，普通民众都会喜欢；三则当时这里正在建设“天津之眼”，亦可寓含娱乐、欢乐之意。挺逗的是，听说主办方

向市里报送的桥名备选表格，并未填写专家姓名。结果，市里一锤定音，选取了我提出的建议。海河上的桥，有一座桥的桥名是我给起的，我感到很骄傲，总算为家乡留下点儿“无形资产”吧！

另外的一次专家论证会，是评审即将新建的“大光明桥”装修设计案。我一看设计图就乐了，当着人家设计师的面，就来了一通快人快语：“您让桥头两端站着四个光屁股儿的大老爷们儿，半夜行人走到这里得吓一跳！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的，他们四位不觉得冷吗？再说，您也得让我们知道知道他们都是谁呀？西方的男神跑咱这儿站岗来啦？”

一席话逗得人们哈哈大笑。设计师很虚心地征求大家的建议，轮到我说正式发言时，我认真地白话了一通：“既然沿袭大光明桥名称，就该在‘光明’二字上下功夫。是什么给地球带来了光明？日、月、星、辰，如果设计成四位中国神话里的人物立于桥头，国人在审美上比较能够接受。日、月、星的形象比较好办，不好处理的是‘辰’。‘辰’指的是时光、时间。辰时是指早晨7点至9点，霞光也不好以具象表现。清晨有露水，似可以水滴的形象代表‘辰’。”

看到那位设计师认真地做着记录，我又说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故事：后羿射九日……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一个姑娘爱上阿波罗，但太阳神不爱她，姑娘变成了向日葵，永远追逐阳光……梵高的向日葵，梵高研制的颜料“阳光黄”……

当年，我常在各种会议上瞎白话，白话完了自个儿也就忘了。几年过后，有一次，我从北京返津，坐汽车路过大光明桥时，忽然发现桥头堡上的四位中国化了男神、女神，真的代表了日、月、星、辰，虽仍赤裸，却已无伤大雅，桥栏两侧有许多浮雕，向日葵呀，太阳呀，火焰呀，桥身通体主色调为金黄，辉煌华丽，很是气派。我从心里对那位虚心的设计师充满了敬意，也为自己有机会为天津的又一座桥出谋划策，而倍觉欣慰。

赞美天津的桥，我想起已忘记姓名的一位高手的作品，对诗句记忆犹新：

飘渺飞梁跨紫霞，  
长虹金带束天腰。  
车流人影通海宇，  
北客南宾步青霄。

2025年6月29日  
写于蓟州塔院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选自《天津的桥》画册

# 文艺周刊

第三〇三四期

### 风中瓔珞

越野车碾过最后一道冰河，玛旁雍错的蓝在眼前升起。那不是天空的倒影，而是大地裂开的伤口里渗出的眼泪。远处冈仁波齐的雪冠悬浮在云雾中，像一顶被天神遗忘的银冠。藏族向导次仁指着山脚绛红色的经幡群说：“那里住着阿里的心跳。”

是的，我听见了。风掠过的刹那，牧羊女腰间的银铃便和寺院檐角的铃铃应和起来。她们穿着彩虹织就的“邦典”围裙，黑氍毹藏袍上缀满绿松石与珊瑚，走动时仿佛移动的唐卡。有位老妇人蹲在玛尼堆旁打酥油，镶着金丝边的羊羔皮袄在阳光下泛着光泽，让人想起千年壁画里走出的供养人。

次仁告诉我，这些世代相传的服饰藏着密码。姑娘们辨梢的红穗子数量暗示待嫁的年月，男人斜插腰刀的银鞘上篆刻着家族图腾。最动人的是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铜镯，总在深夜火塘边轻轻相碰，发出类似筌篴的余韵。

暮色漫过札达土林时，我误入了一场婚礼。新娘头顶“巴珠”头饰，九颗蜜蜡珠垂在额前，宛如凝结的星辰。当新郎为她系上缀满银币的“嘎乌”时，老人们突然用苍凉的声音唱起了“谐钦”。这种流传千年的长调像风化的岩层，每个颤音里都藏着盐湖的咸湿与牦牛的体温。

深夜围坐帐篷，牧人取出扎念琴。六弦琴流淌的旋律让篝火都跳起了旋子舞，火光映照琴箱上雕刻的吉祥八宝。此刻的琴声似孤狼对月长嗥，每个泛音都在土林间撞出回响。拉琴的汉子闭着眼，皱纹里积着三十年的风霜。

在普兰的某个黎明，我遇见制衣的老匠人多吉。他的作坊挂着成排的氍毹呢，织机上的羊毛还沾着草屑。他向我展示一块用茜草染红的氍毹，那红色竟与古格遗址壁画上的朱砂别无二致。

最震撼的歌声出现在穹窿银城遗址。当我抚摸那些风蚀的佛龛时，突然传来清越的女声。转身看见三个藏族女子站在断墙上，无伴奏的“拉伊”山歌在废墟间盘旋上升。她们彩色裙裾的褶皱灌满山风，歌声时而贴着残垣游走，时而冲向云霄，惊起一群岩鸽。那一刻，我确信听见了象雄古国的回声，那些未被经文记载的、属于牧人与匠人的史诗。

返程前夜，次仁带我去听“仲谐”艺人说唱。老艺人沙哑的嗓音中，格萨尔王的战马踏碎了冰雪，他的铠甲化作满天星斗。当唱到珠姆王妃纺织彩绸时，老人突然抖动起五色幡旗，这时我方才彻悟，阿里人为何要用如此浓烈的色彩装点生活，在永恒的荒凉与寂静中，他们用服饰与歌声建造着流动的宫殿。

风雪突至的清晨，我裹紧从牧民家买的旧藏袍走向经幡杆。羊毛粗糙的质感摩擦着脖颈，却莫名让人心安。狂风中，五彩经幡猎猎作响，宛如天地间巨大的扎念琴。远处传来若有似无的牛角琴声，恍惚看见先民们披着兽皮踏歌而来，他们的骨笛声里，有野牦牛奔跑的节奏，有冰河开裂的律律。

飞机掠过纳木那尼峰时，我翻开笔记，发现夹着一片彩纸残角。这是婚礼那夜，新娘悄悄塞给我的“扎西德勒”吉祥布。此刻，舷窗外的云海翻滚，恍如昨日看见的雪山牧地，他们的藏袍在狂风中鼓荡，却始终用歌声缝补着天地的裂痕。

### 玛旁雍错

第三次翻越冈仁波齐山口，我终于看见了那个传说中能照见前世的湖泊。天是冷冽的钴蓝，云絮如同僧人随手撒出的酥油糍粑，在五千四百米的高处，玛旁雍错的蓝从雪山褶皱里溢出来，漫过经幡褪色的边角，一直沁入旅人皴裂的眼底。藏族入朝圣时总爱说“转湖”，这两个字在舌根滚动，仿佛含着某种秘而不宣的韵味。我蹲下身掬水，寒冽刺得手掌发痛。玛旁雍错的水是雪山千年的泪，我数着念珠般的波纹，此刻水中的倒影

竟和王叔有七分相似。唐师傅胸前的云朵徽章闪闪：“这是我们的AI修复技术，能让老照片……”他突然顿住，晓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巷口拐进一辆黑色商务车，一个穿西装的男

转角处飘来茉莉花香，她猛地刹住脚步。街角的裁缝铺招牌下，不知何时冒出间玻璃小屋，门楣上悬着棉花糖似的云朵灯箱。一个穿汉服的小姑娘正给银发奶奶系襦裙腰带：“奶奶笑一个，咱们要拍‘穿越时空的合影’啦！”

“姑娘，这店……”晓棠刚要开口，玻璃门叮咚打开，一个穿雾蓝色衬衫的男生手拿单反相机出来：“欢迎光临云朵照相馆，今天还剩最后一套全家福名额。”晓棠举起工作证：“我是社区干事，你们这个临时建筑……”话没说完，隔壁五金店王叔举着照片冲过来：“小唐师傅！我按你说的把照片扫进手机，真听见我爹说话了！”

手机上是一张泛黄的结婚照，王叔手指触触的瞬间，一个声音突然响起：“1965年秋，桂花比往年香。”晓棠后背发凉，这声音

影已不是来时模样，高原的罡风削去了都市人的轮廓，只剩双眼睛还亮着，像两粒未燃尽的酥油灯。

正午的太阳把湖面熔成液态的青金石，远处冈仁波齐的雪顶倒悬其中，恍若沉入深水的白塔。转经的妇人背着装满鹅卵石的羊皮袋，她们相信每块石头都会在来世变成牦牛。有个老阿妈坐在玛尼堆旁歇脚，褪色的绿松石耳坠晃动着，只见她忽然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你看，水里有座城。”

顺着她的手指望去，云影正掠过湖心。某种介于蔚蓝与黛青之间的光在涌动，确乎显出了城墙的轮廓，还有细若蛛网的街巷。老阿妈往水里撒了把青稞，碎金般的颗粒下沉时，那些幻影便随着波纹碎成片片光斑。

黄昏时分，我躺在纳木那尼峰投下的阴影里。湖水开始褪色，从孔雀蓝渐次转为银灰，像是褪下法衣的度母。对岸的拉昂错湖此刻应该正泛着幽绿的光。湖水的传说让我想起敦煌壁画里互为倒影的飞天，一个捧月，一个拈花。夜色漫上来时，湖面成了倒扣的墨玉盘。银河低垂得能舀起星辉，某处传来牧人悠长的“拉伊”情歌。我裹紧氍毹蹲在崖边，看月光在浪尖上碎成万千经筒。远处有盏酥油灯在移动，大概是守湖的僧人正提着铜壶去汲水。

临别那日，我舀了瓶湖水。同行的藏族汉子，看着玻璃瓶轻笑：“带不走的，玛旁雍错的水离不开这里。”果然，汽车在离开阿里后，瓶中液体竟变得浑浊，最后凝成青灰色的沙。此刻这些沙粒就躺在我书房的唐卡旁，每当月光透过窗棂，它们便隐隐泛起冈仁波齐的雪光。

### 土林史诗

暮色漫过山脉，我登上了土林之巅。无数根风蚀的廊柱在脚下铺展，夕阳将金箔碾碎在沟壑间，那些赭红、铁灰与沙黄的岩层便泛起微光，像沉睡经年的古老典籍被风掀动书页，露出时光的注脚。

我是在某个黎明闯入这片地域的，越野车翻过垭口，天地骤然褪去所有柔软。车窗外掠过层层叠叠的土堡，它们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切割天空，如同被遗忘在时光褶皱里的城池。藏羚羊的蹄印在沙砾间忽隐忽现，恍若某种神秘的符咒。

地质学家说这里曾是古特提斯海温暖的臂弯。千万年前地质运动的剧痛中，海水退成云絮，湖盆裂作峡谷。风携着粗粝的沙粒，用百万个昼夜在沉积岩上镌刻出塔楼、庙宇与倾颓的宫阙。我抚摸着那些岩壁的肌理，分明触到时光的掌纹，那些波浪状的横向沟槽是水的年轮，垂直的裂痕是风的铡刀，而凹凸的蜂窝状孔洞，大约是某个雨季遗落的泪痕。

正午的土林是座失语的迷宫。赭红色岩柱投下棱角分明的阴影，将大地切割成几何谜题。我的影子在岩壁间游移，时而拉长成朝圣的僧侣，时而蜷缩成负重的牦牛。有藏族入告诉我，风起时土林会发出呜咽声，似是古格王朝末代公主仍在寻找她的银鞘藏刀。我屏息聆听，却只听见沙粒在岩窟间簌簌游走，像是时光的沙漏在悄然翻转。

在某个背阴的峡谷深处，岩层间嵌着完整的贝壳化石，螺旋纹路清晰如昨，仿佛只要侧耳细听，就能听见远古潮汐的私语。砂岩断面上的纹理，分明是湖水在某个黄昏留下的吻痕。

暮色四合时登上古格王朝遗址，残阳为土林披上紫金色袈裟，废墟的剪影在天边勾勒出永恒的谶语。三百多年前，这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战火中崩塌，如今只剩风化的佛塔与褪色的壁画，在土林深处守着未解的偈语。我看见经幡在残垣上猎猎作响，玛尼堆的石头沁出霜色，恍惚间竟分不清哪些是人工的痕迹，哪些是自然的神工。

破晓前起了风。砂岩的孔穴开始鸣奏古老的音律，土林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次苏醒。阳光刺穿云层时，我看见千万根岩柱同时泛起金红的光晕，宛如大地突然睁开双眼。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瞬间的层叠，就像这些岩层记录着百万年的光阴，而我们都是途经此地的风，有幸在某个清晨，成为时光褶皱里的一粒微尘。

琉璃子上。深夜，社区活动室亮起暖黄的光。唐师傅把电脑主机连上投影仪，晓棠挨家挨户敲门：“要不要拍新式全家福？”裹着睡衣的老人们抱着相册，看AI把泛黄的照片变成动态影像。

穿旗袍的虚拟少女在屏幕里转着圈说道：“这是1958年纺织厂的劳动竞赛。”张婆婆突然指着投影哭出声：“这丫头说话的调调，跟我早走的妹子一模一样！”

黑色商务车再次出现那晚，幸福里格外热闹。家家户户把电子相框摆在窗台，整条巷子流淌着不同年代的声音。穿西装的男人站在巷口，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外婆好”“爷爷笑一个”……

立秋那天，晓棠帮唐师傅挂新招牌。齿轮子的摄影棚被漆成湛蓝色，顶棚能展开成遮阳伞。“流动云朵照相馆今日停靠：杏花社区。”车载喇叭循环播放，AI模拟的童声甜得像化了桂花糖。

五金店门口，王叔正教新搬来的租客扫码，手指碰触老照片的瞬间，穿越时空的笑声从手机中传来。夕阳把流动照相馆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串起无数记忆的玻璃。本版题图 张宇尘

## 藏地脊梁

吴海贝

